

關外伏魔



塞

外

伏魔

下

集

书

肖逸著

华夏出版社

1988年·北京

内 容 简 介

黄面天常康准要找秦冰报仇，杜铁池又再一次挺身维护秦冰。刚好蓝婉莹仙子路过见状即施法收服康准。蓝婉莹仙子过去与秦冰曾有一段恋情，旧情难忘，她去慰问秦冰，并迁去洗星堡为良，并护送他去。

石兰儿遇见云七婆婆，原来她们俩前生是祖孙，而今也有师徒之缘。

杜铁池在古仙人洞府住下，作为七修门的掌门，他想要大七修门，他更在洞中相遇梁莹莹，他们本有三生之缘。但何……

目 次

昆仑逢故旧 后山遇怪道..... 1

此地不宜居 迁地最为良.....39

施展借雷术 巨蜈化飞灰.....64

二魔寻波至 幼徒逞强梁.....87

灵符破尸光 妙乐复生机..... 110

风浪 仙剑降孽畜..... 135

祖孙 今世成师徒..... 165

愿 光大七修门..... 200

昆仑逢故旧 后山遇怪道

杜铁池屡经大故，确实已长了不少见识，加以他自昆仑坐关之后，智域日广，前世法力每在不知不觉之间俱有增长！

这时察看现场情势，已知了一个大概！

于是他便抒发己见，说道：“看来这些白气像是取自冻域地底的冰层寒气，仙子这载人金梭乃是纯阳烈火之质，所以才会受制于它了！”

“你果然大有长进！”蓝宛莹微笑着点头道：“正如你说，它这久年冰封的地底寒气十分厉害，道友你要格外小心，怎么，还挺受得住么？”

杜铁池自从一发觉到冷后，便加以留意。

说话之间的工夫，身外梭形光罩四周已凝聚了厚厚一层白气，其冷砭骨，所幸他有见于先，早已于丹田之内，提吸起一股阳罡气机，瞬息间运行于周身上下四肢百骸之间，一时寒气大却，倒还能挺受得住！

只是兰儿的情形可就不一样了。

就只这一霎间的工夫，她已面现不支了。

只见她一张脸冻得白中带青，全身簌簌发抖。

蓝宛莹见状一惊道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兰儿看看二人，强作微笑，想要开口说话，偏偏牙关交战，

格格作响，显然冻得不轻。

蓝宛莹道：“我知道了，你不要开口说话！”

一面说，伸手抓住了她的右手脉门，才发觉到她的脉门异常微弱，再看她眉目间神色有异，显然中了寒毒，倒是不可掉以轻心。

当下她一面安慰兰儿道：“你已经身中寒毒，但是用不着害怕，有我在这里，料是无碍！”

说时，遂即由身上取出了两粒色做暗红色的丸粒，放入兰儿嘴里，同时自她紧握住对方的那只手掌里，传出了一股纯阳气质的暖流，缓缓向兰儿穴脉之内注入，这时服入兰儿体内的丸药也自发出了效果，散布出大股暖洋洋气息。

至此，兰儿身上才似感觉出一些温暖，无如身上所中寒毒，竟是十分顽劣，寒暖两种绝对不同的气机一经交会，有如万蚁钻心，只痛得兰儿花容失色，身子摇摇欲倒。

杜铁池关切的道：“你还是快坐下来，抱元守一，先守住丹田要穴，不使寒气攻入的好！”

兰儿这时已痛得万难支持，聆听之下，忙即坐下来，依法泡制，情况似见好转，却也痛得她热泪涟涟。

是时八个弟子手中的金盃之内所出的青白气体，更是有增无已，转眼之间，眼前已经形成了一片云雾的世界，三人所催驰的金色光梭，简直像行驰在金汤之中，早已经被牢牢凝住，硬是活动都动弹不得！

大片雾气里，但见蓝仙子龙凤二枚所化之一龙一凤，翻腾，已双双将前现之两道白色光华战败，却围绕着金盃四周疾转不已。

蓝宛莹一向笑态可掬的脸上，这时竟然也破格的显出了

怒容：“哼！老怪物这次大概是把看家的本领都施展出来了！”

一面说时，即见她伸手向着所乘坐的金色光梭首尾各指了一下，原先颇是剧烈的颠动，顿时为之静止了下来，只是冰冷砭骨的寒气，却依然充斥光梭之内。

杜铁池知道厉害，盖因这寒毒伤人每在于无知之间，你如果仅仅只觉得冷，也许还没有什么，但是如果忽然打上一个寒颤，便不能等闲视之了，很可能你便已经中了所谓的寒毒。

他有见于此，便学着兰儿一样，也盘膝坐了下来，一面调息丹田，以他精纯功力，自然极易收功，瞬息之间已然通体温暖，再不会感觉不适。

是时蓝宛莹显然已为对方所激怒，正待有所施展，见杜铁池醒转，遂向他道：“兰儿服了我小还丹之后，已无大碍，至多再调息半个时辰，即可将身上余毒全数逼出！让她休息一会，眼前且先给辛老魔一个厉害，破了他的劳什子阵势再说！”

杜铁池点头道：“仙子说得是，以我看，辛老魔这冰层寒气，似乎也与我前被困之地狱谷元磁之力有些相像。倒是令人不解了！”

蓝仙子点头道：“道友说得不错，这就是所以会如此厉害的原因了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轻轻一叹道：“我此行来时过于匆忙，有两件能克这类性质的法宝没有带出来，倒是大哥借我的四道灵符尚可一用，只怕威力太猛，对方难以当受得住！”

方才说到这里，只见外面当空一个狂声大笑，即有一道合抱粗细的经天长虹，陡地自地面猝升而起。

那道长虹色做赤红，由地面笔直升起，看来确是极具壮

观，红云老祖辛云碧只手托一个金钵，似乎暴涨了一倍有余，直立在这道光华之间。

道家门中本有“现高大身”之一门功课形象，看来这个辛云碧确是已深有领会，此时一经施展之后，真有顶天立地之势，端的是惊人已极！

只见他笑声一辍之后，向着蓝仙子手打问讯说道：“如何，尊驾是否还要一试么？”

话声微顿，遂即宏声大笑数声，转向佇立当空的八名弟子道：“尔等对前辈至尊，不可失礼，还不收下法宝，向蓝仙子与杜道友请罪？”

原来辛云碧眼看蓝宛莹等所乘坐之金色光梭为八弟子之“金瓶八气”所困，同时更察知光梭内之兰儿似乎已为寒毒所中，心中大为得意。

他当然知道“昆仑七子”之不易招惹，难得眼前情形，自己小占上风，果能就此罢手，一来无损于自己令誉，再者亦可显示出自己之泱泱大度，即使日后昆仑各子心怀不愤，却也无颜向自己兴师问罪，是以才会故示大方的训斥手下弟子！那里知道他的这一用心，对蓝宛莹来说，却是白费了心机。

以蓝宛莹之自视极高，好强要胜，如何能容得下他师徒此番调侃？

辛云碧话声方自出口，八弟子尚不及作出反应，即听得金梭光影之内的蓝仙子一声清叱，一道金光电闪而出，其势矫若游龙，一经射出，有如神龙剪尾般地一个倒卷，已将八弟子金瓶之内所喷射而出的八道青白气体，卷束于光圈之内。

紧接着，随着蓝宛莹手势再举之下，另一道金光，夹着如箭般的一声霹雳雷震，直向着八弟子当头直飞了过去！

这一式出手简直太快，快到全场各人简直不及作出反应，尤其是手捧金盃的八名少年弟子，在不知所以然的情况之下，已是大难临头，偏偏对方金光雷火来势绝快，简直不容少缓须臾！

八个人当此要命的一霎间，全都怔住了。

眼看着这片金霞，以雷霆万钧之势，即将飞向各人头顶的十霎，蓦地由红云老祖辛云碧双手十个指尖上，疾飞出十道赤红色的光华，一经出手，顷刻间暴涨了数十百丈，直向着对方飞来金光上抓去！

危机一瞬间，辛云碧那能多作考虑？是以不顾一切的施展出苦练经年的内炁之功。

然而，他又那里知道，蓝宛莹所施展的并非寻常飞剑法宝，乃是临行前七子之中行五的赤松子暂借与他的四道灵符，一经施展，形象似实又虚，虚中却实，当真是厉害极了！

辛云碧惊慌中未及顾及于此，十指内炁猝出如虹，不意方自与对方金光一接触，只觉得似实却虚，心中一动，暗忖着不妙，方待收回其势，已是不及。

原来“赤松子”暂借蓝宛莹的这四道灵符，名为“四极辰座”，为赤松子早年采取四方五行真气，餐霞食气复以本身元阳至阴气机加以焙炼，贯注入四面竹符之内，用时只须一颂口诀，便即自行开启发放，变幻无穷，实在是厉害至极。

眼前辛云碧一经觉出不妙，再想收手，却已是慢了一步，只听见霹雳一声雷鸣，眼前金光竟然被炸得片碎开来！

饶是红云老祖辛云碧法力深厚，却也曾料到有此一着，这一炸之威，何等厉害，顿时将辛云碧所发的十指内炁炸得片碎开来！

对于一个道家修士来说，这实在是极其严重的伤害！辛云碧顿时发出了一声惨啸，顷刻间化为一溜碧火，消失而去。

也亏了他这么一耽搁，才与手下八弟子以缓和之机，乃在危机暂解的一霎间，纷纷驾驭遁光，四散逃离！

就在此一霎间，杜铁池等三人所乘坐之金色光梭，桎梏突解，乃得一飞冲天而起，其势有如霹雳惊鸿，陡然间，破空直起。

蓝宛莹一经出手，便也不再留情，双手搓扬之间，乃于光梭之内发出了数十百丈金光雷火，会合着本身的起势，陡地射空直起，在一阵有如滔天巨浪里，冲开了重重帷幕，直出九天之外。

杜铁池目注心惊里，此身已进出九天云层之外，前行了百数十里，蓝宛莹乃得停住了驾驭的光梭，回过头向来处一看，但只见红云堡上空一片五光十色，红云大阵一破，满空尽是赤焰流火，朵朵红云自阵内弹出来，恰似百花齐开，就自然景观固是美不胜收，而蓝宛莹脸上却并没有丝毫喜悦之色！

微微叹了一声，蓝宛莹摇摇头说道：“这么一来，只怕跟这个老魔头结下了永世也解不开的梁子了！”

杜铁池眺望着远天百花齐开的朵朵红云，吁了口气道：“辛云碧老魔只怕为仙子所伤，受的伤不轻了！”

蓝宛莹点点头道：“谁说不是？可笑以他道行，竟然会这么大意，还算他见机得早，逃得快，要不然，只怕他想要保全全身也是万难了！”

说话时，才见盘坐一旁的石兰儿睁开双眼，一面站起来道：“怎么回事了？”

蓝宛莹一笑道：“我们已经离开了红云堡，你大可放心

了！”

一面说，蓝仙子重新施展仙法，手势向前方指了一指，所乘坐之金色光梭，其势绝快，连闪几闪，风驰电掣也似的，直向前路疾飞而去！

方才一时大意，误入红云堡，惹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，险些被困不出，这次得能脱困，心情便有轻松之感，尤其是兰儿，生平不离地谷，寒毒既去，便忘了一切烦恼，一路上指东说西，频频向杜铁池叨叨不已！杜铁池怜其身世，便就所知不厌其详的与以诉说，一时颇不寂寞。

三人所乘坐之金色光舟在蓝宛莹仙法催使之下，极为快捷，转瞬间已是千里之遥！

眼前耸立着一座巍巍高山，其上一片洁白雪光，在昼光里反映出那种刺眼的白——自此前眺，但可见群峰起伏，或高或矮，却无不与是山所呼应！

兰儿不禁眼睛都看直了，小孩也似的，脸上充满了笑容，眼前所见的一切，对她都极感兴趣！

蓝宛莹笑着向她道：“你喜欢这里么？我们到了！”

说时突然放慢了这支金色光梭的速度，压下云头，直向着眼前那座冰山低飞下去！

原来天山一脉源远流行长，山势重叠不一，昆仑山不过是其中较大者之一。

这具金色梭光，载着三人抄低飞迂回着进入山势，所见一切景像，尤其美丽壮观。

杜铁池连经大故，此刻总算平安转回，看着眼前景像，感觉到无限心旷神怡，兰儿尤其高兴，只是紧紧的偎着他，四下指说不已！

蓝仙子忽然一笑道：“有人来接我们了。”

杜铁池忙即前望，只见群峰迂回的云海里，似有两道细若游丝的青色光华闪得一闪，双方的势子都疾，很快的遂即迎在一块儿。

即见一双白衣玉女，俯身剑遁，电掣也似的来到眼前，二女装束发式看来俱是一般，想是昆仑门中小一辈的弟子。

双方乍见之初，二少女各自向蓝仙子举手为礼，是时蓝仙子所驾驭的金色光梭，忽然放慢了前进速度，等候着二弟子在身侧四周环绕一周之后，又行超前，遂即低飞前导，一径向当前深谷巨岭间飞去！

如此前进了数里，来到了一处高山顶峰，前导二女接下遁光，降落其上，紧接着蓝仙子等三人也随后落下。

二女弟子这才上前见礼，口呼“七仙子”，又复向杜铁池行礼，称呼其为“杜师叔”，却是望着兰儿发呆。

蓝仙子一笑道：“这位姑娘来此是客，她叫石兰儿，你们就叫她石姑娘吧！”

二少女各自唤了一声石姑娘，遂即自报了姓名，一名杜燕，一名齐云儿，在昆仑门中俱属第三代弟子。

原来昆仑七子辈份极尊，早已得道，虽说平日对外界鲜有接触，亦一向以收徒严谨著称，可是千百年来，到底也收容了不少传人。

如今昆仑一门，若是细算起来，三代师徒合计起来怕没有一百数十人，倒也是洋洋大观了。

杜铁池见二少女，年岁均在十六七岁，各着白色衣裙，长身玉立，姿容秀而不艳，玲而不邪，端的是上好质稟，杜燕脸形略圆，细眉凤眼，齐云儿肤色较杜燕略黑，却生有一双黑白分

明像是会说话的眼睛，二女并立一起，真似一对璧人，春花秋月，难分轩轻，同样的惹人怜爱！

兰儿自出生后，便一直未曾离开过地狱谷，平日随父所见，多是穷凶极恶的山精海怪，厉鬼凶魂，连一个像点样儿的都没有，此刻乍见眼前二女，简直似同自己的化身，忍不住上前拉住二女，说长问短起来。

蓝仙子见状，不由微笑道：“对了，你们好好的玩玩吧。”遂向兰儿道：“到了这里，你大可放心，先好好玩几天再说吧！”

说话之时，即见眼前青霞一连闪了两闪，杜铁池心里有数，悉知昆仑门向来门规森严，为防外人无知擅入，必然设有严谨的禁制，眼前情形看来正是如此。

蓝仙子遂向杜铁池微微一笑道：“你失踪多日以来，许多人都在关心着你，刻下那位徐道友，正在我处等你，倒不好让他久等，我们这就走吧！”

杜铁池心里好不惭愧，立即连连点头道好！

是时兰儿已为杜、齐二女左右各拉着手，宝贝也似的争长问短，谈得正开心。

蓝宛莹看了她们一眼，笑问二女道：“石姑娘第一次出山，一切都是新奇的，你们带她到各处看看，再把她送来我的“听涛阁”便了。”

杜、齐二女虽然与兰儿初初一见，却都为其一片纯真所吸引，那兰儿虽然见闻浅薄，到底修练有年，其父石水更非常人，所练道法诡异莫测，短短交谈之下，已令二女大感新奇，蓝宛莹既令她二人陪同兰儿各处游玩，自是正合心意，当下匆匆告别蓝宛莹，拉着兰儿就走。

那兰儿跟着她们走了几步，却依依不舍的看向杜铁池道：“你不跟我们一块来么？”

杜铁池笑道：“我还有事，你放心去玩吧！”

兰儿呐呐道：“我们还会见面吧？”

“当然！”杜铁池道：“我们还会见面！”

兰儿听他这么说，才放心的随着二女去了。

杜铁池望着兰儿离开的背影，心里微有所警——偶然偏过头，无意的发觉到蓝仙子一双妙目正自注定着自己，脸上似微含有一些笑意，像是有话要说。

杜铁池自然明白，他练功至此，自信已有足够的克制力，而且确信自己之于兰儿，只有关怀之情，绝不涉半点儿女之私！

眼前蓝仙子似有所询，杜铁池便主动道：“这位石姑娘不惹世情，一派纯真，不知前辈打算如何安置她？”

蓝宛莹微微一笑道：“老实说，这确是一个难题——我原打算自己收入门下，只是我们兄妹七人不久即将闭关十年，联合参习一部无上心经，完成多年心愿，这么一来，实在抽不出时间来教道于她！”

杜铁池道：“昆仑门能人辈出，难道第二代弟子之中还找不到杰出人选么？”

蓝宛莹微笑道：“那倒也不是——我原可这么做的，只是我一路打量兰儿，发觉到此女慧外秀中，根骨质稟没一不佳，但是她终非我们中人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杜铁池一听蓝仙子这么说，确是有些儿吃惊。

蓝仙子微微一笑道：“道友不必多心，我只是说她也许与

我们昆仑门中无缘，倒不是说她与别的门派也无有缘，道又为了什么？”

杜铁池忽然明白过来，点点头道：“前辈是说她所习异端，已成根固，改之不易……？”

蓝仙子点点头道：“正是如此，这么多年以来，石水已把他所习，尽心传授给他这个女儿，据我所知，石老头子所习道法，很是怪异，称得上前无古人，如今成道飞升，当今天底下便再也难以找到一个与他相似之人，可怜兰儿，如果从今舍弃其父所教授的道统，一来数十年苦心白费，实在可惜，再一方面，便是如何所说，只怕所习已深，改之不易了！”

杜铁池想想确是有理，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？

蓝宛莹一笑道：“当然，此事也不必急于一时，慢慢再看情形吧——徐道友还在等你，这就快回去吧！”

说罢手势微抬，一片彩云平地而起，将二人身形托住，转了几转，已电掣也似的来到了蓝仙子所下榻的“飞花宫”，遂即落下云头。

杜铁池道了谢，正待询问，蓝宛莹却笑道：“你们故人见面，想必是有些谈头，我到前面转一转，随后再来，这里你已熟悉，一切请自便吧。”

说完含笑点头，一片霞光闪过，便已无踪。

杜铁池对于蓝仙子此番救助之情，实在心存感激，双方不过是一面之缘，难得她仗义援手，非但救了自己与石兰儿，更无意中与红云老祖结了大怨，追根揭底却是因为自己而起，此刻想起，心里颇觉得过意不去，却也不知如何来报答她这番恩情才好。

他这里心中正自感叹，忽见眼前人影闪动，现出了一个年

头梳丫角的翠衣少女。

对方这张脸，杜铁池记得十分清楚，正是早先在后山“摘星崖”坐关时，奉蓝仙子之命来迎接自己的那个姑娘，当时没有问她，也不知她叫什么名字？

双方乍一见面，这个翠衣少女喜孜孜的揖了一揖道：“恭喜杜师叔平安回来，这就好了。”

杜铁池微觉不自然的笑了笑：“原来你们都知道了。”

翠衣姑娘道：“这几天七位师尊都在谈师叔的事情，果然师叔吉人自有天相，平安回来了。”

杜铁池苦笑道：“你找我有事么？”

翠衣姑娘道：“有两位前辈仙长，已在飞花宫等候了多日，听说师叔与七仙子平安回来，要我来看看究竟，没有想到一出来就看见您啦！”

小姑娘伶牙俐齿，说话声音，尤其好听！

一面说，她遂即回身带路，带着杜铁池进入百花宫，踏着嵌隐于翠草间的五色石子前行，只觉四面香花环绕，和风阵吹，景色醉人。

昆仑七子虽然谊在兄妹，只是各有威严，在昆仑山各辟洞府，假设非有特殊事情，平日互不干扰，然而就防卫系统来说，却是一致的。

杜铁池此刻随着翠衣少女一路前行，穿过一道蜿蜒的朱漆回廊，眼前是居高临下的半壁悬崖，却在昆仑之巅，筑着一座宽敞雅致的红楼，有匾一方，上书“听涛阁”三个古篆。

暮色里，隐约可见垂挂在对峰的一道瀑布，其色白亮，下倾千仞，激起来的水花，茫茫如雾，其声锵然，如作龙吟，隐约可闻，冬来已是如此，料必春夏雪化之时，水势当更必可观，这

“听涛阁”的名字，想必是由此而来了。

杜铁池心念故人，脚下加快前进。

前行的翠衣姑娘站住脚步，回眸笑向阁内一指道：“两位前辈就在阁上，师叔自己去吧，如有事招呼，阁内有银钟一座，只需敲一下，弟子就会来到！”

杜铁池道了谢，问她姓名。

翠衣少女笑咪咪的道：“弟子姓迟叫云姑，是谭五太爷座前最幼的弟子，今春才派来七仙子这边服务，听五太爷说到师叔种种造化奇遇，真是羡慕弟子了。”

杜铁池知她所说的谭五太爷，便是七子中行五的“赤松子”谭悟。

面前这个翠衣姑娘，看上去年岁甚幼，只以为她是新进门不久的第三代弟子，却不知较诸先时所见的杜燕、贾云儿还长一辈，倒是看不出来。

他原想与对方谈些这里近况，因怕徐雷久候，遂即点头作别，径自来到了听涛阁！

那听涛阁建筑在断崖之巅，面对着一片云海及对崖千仞峭壁，确实够壮观的——杜铁池来到之时，但见巨阁内陈设雅致，四面轩窗齐开，正中设有一具白铜古鼎，自其内散出袅袅轻烟，整个阁楼内感染着一种若有似无的淡淡清香，令人神清智爽。

杜铁池只道徐雷在内，那里知道整个阁楼内空空如也，并无一人。

这阁楼上除了一些古雅的陈设之外，另有一具高座大蒲团放置正中，四面轩窗配有特制的竹帘子，光度不晦不明，恰到好处，对崖深处虽是瀑布倒挂，只是若不留神，却难以听见